

花季雨季

人生感悟

人在途中



身边的幸福

肖进

跟女友谈了一段时间恋爱,我发现自己深深地爱上了她。爱是很矛盾的东西,越是想得到,就越害怕失去,我也不例外,我很怕失去她。

我有一位同事,各方面条件与我相当,他与女友恋爱两年了,彼此从未红过脸,吵过架,下月就要结婚了。一次与同事闲聊,话题不知不觉地转移到了各自的女友身上。我问他:“这两年来,你觉得自己能够深深吸引女友的是什么?”同事想都没想便说:“是爱!”我白了他一眼,说:“这不是废话吗?难道你给女友的还会是友情啊?”

同事一本正经地说:“爱是没有界线的,爱情也好,友情也好,都是付出真心的爱才长久。给别人倒一杯水,举手之劳而已,就不要去想为什么长时间都是我在倒,却没有人人为我倒过。女友想家了,就陪她一起回去,没有车,走路也要去,对女孩来说,爱情与亲情能同时拥有,生活最大的幸福莫过于此!不要总想着家务是女人做的事,闲着的时候,到厨房里弄一两道自己拿手的好菜,能让自己的家人吃上香喷喷的饭菜,不仅不丢面子,对一个男人来说,相反应该还是很自爱的事情。”

说到这里,同事停顿了一下,我看看他的样子,大有意犹未尽之意。果然,同事喝了一口水,接着说:“你知道吗,我炒菜的时候,总爱出汗,女友心疼我,一会儿冲泡果珍给我喝,一会儿给我擦汗,这种幸福,是你用一千朵玫瑰,也无法换来的美感。”

原来,爱情本来就是种很简单的东西,不用想得复杂,好好去爱就行。任何奢侈与高贵的物质、醉人心扉的言语,也不过是装饰爱情的附赠品而已,把自己看作一颗小小的太阳,尽力地给对方温暖。任由时光如梭,花开花落,很多年后我们也许会忘记一些人、一些事,唯有这些温暖日积月累,早已渗透心灵,伴随我们一生。

本版插图 涛涛

万家灯火

被遥控的生活

胡子民

谁说养大了儿子就算完成了任务?这不,儿子的儿子又出生了,我们的新任务又来了。我老伴初当奶奶,喜悦之情溢于言表,她迫不及待地赶到省城,为孙子奉献着光和热。我由于身体原因,不能陪同前往,一个人守在小县城的窝窝里。好在如今一切都现代化,电话、手机既可听声音也可发信息,电脑既可视视频也能发照片,就我的感觉来说,老伴不在家和在家没什么区别,甚至还有更宽松、自由、随意的长处。耳边个人唠唠叨叨,落个清闲,家绑在脚上,走到哪过到哪,好生自在。

想过自在日子的如意算盘很快就落空了,老伴人在省城,心系我身,得空就发信息又打电话,从吃喝拉撒睡到洗澡晾晒无一不“叮嘱”,安排妥当,我这个大男人完全过着被遥控的生活。

“剩菜剩饭千万不要吃,倒掉,不要舍不得!”老伴指示说。“今天买点肉,不要省,冰箱里有鸡蛋,一天吃两个应该不会增胆固醇,另外,煲汤时放点薏仁米,这对你身体有好处。”“知道。”我仍然这样答应。

“天气太热,该开空调就开空调,省什么呀?我到这里这几天都想明白了,挣钱不就是为了花吗?”这可有点不像我老伴了,她一生勤俭节约,在家时,天气再热也只用那台咯咯作响的老电扇,我说她,她还振振有词:“响应政府号召,节能减排。”我知道,老伴身在省城,过着相对的高消费生活,情不自禁地想到了我,希望我也能在家过得舒坦点。

昨天晚上,老伴又来电话了,吩咐我说:“你去买个西瓜,清凉解暑,我问过大夫了,西瓜含糖糖,少吃点没事,我在这一天一个瓜呢。”这些我都理解,老伴处处惦记着我,她说得都对,必须无条件执行。我电话里告诉她:“放心,我在家一切都好,按照你的指示,不越雷池半步。”

万也想不到的是,就这样她还不放心,今天一早,我接到儿子的电话,儿子说:“妈妈叫你每天把每天的菜谱拍成照片,发到我的微博上,她要检查。老爸,你就按妈的话办吧,她安心了我们也就安心了,不然,成天念叨着你,叫我们怎么放心呀。”

因为生活有了期盼

罗光太

因为生活有了期盼,我们才会起早贪黑操劳生计希望明天过得更好!

等候公共汽车时,我和大家一样,翘首于车水马龙的悠长街道,期盼心中所等候的那路车早点出现在眼前,然后,我们便一拥而上,从窄窄的车门,挤进一个更为逼仄的空间。看着路边飞掠而过的楼群,我们所要抵达的站点已遥遥在望,于是,生活的目标也就变得愈加真实、简洁和触手可及。

因为有了期盼,我们会把平凡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,会把生存的艰辛当成一种磨炼。

人生际遇无常,只要你不懈地努力,一定会得到丰饶的收获。机会总是给那些已经准备好的人。我们每天生龙活虎地奔走在城市的大街小巷,无论刮风下雨还是烈日当头。总会遇见挫折失败,总有黯然神伤的时刻,但我们还得往前

走,并且要挺直腰板,走得更坚定。我们知道:阳光总在风雨后。于是,我们跌倒了又爬起来,一如既往地继续前进,永不停歇。

将近黄昏时,在簇拥的人群里,我看见一个孩子从自行车后座上跃跃欲睡,身子软软地向两侧摇晃。年轻的父亲大概是怕孩子睡着后摔倒又或是怕他在晚风里着凉,他脱下自己的外套披在孩子身上,一边推着车子小心翼翼地走在人群中行走,一边不时地回头,给孩子唱一段明显跑了调的儿歌,孩子在梦与歌声的边缘,幸福地来回摇晃着他那幼小柔软的生命。年轻的父亲走在夕阳里,他微笑的脸上满是希冀。

脸上生活有了期盼,不管明天是晴空万里还是风雨凄迷,我们平实的脚步声,依旧会执着地响彻在城市的每一个角落……



爱,无需华丽的点缀

朱国勇

或许,爱注重的不是一个辉煌的终点,而是点点滴滴的恩爱过程。

这句话辗转传到了他的耳朵里,已是三年后。他突然发现,结婚那近三年的时光里,除了晚上睡在一块,白天,他几乎没有好好陪伴过她。就连过年过节,他常常也是在忙碌碌碌中度过的。他的心中忽然酸涩不已,泪流满面。

他决定去看她。在她的小区门口,他看见,他和那个男人,牵着一个粉妆玉琢的孩子,一家人洋溢着幸福的笑容。

孩子眉宇之间,与她一样清秀。

被她的孩子叫作爸爸的,本应该是他啊!坐在凌志轿车里,他又一次泪流满面。或许,他的身边不缺美女;或许,在沧海流转的红尘岁月中,他能慢慢淡忘了她,慢慢的,也会结婚生子,但是此世今生,他已成了他心头抹不去忘不掉的一块暗伤,一触,便痛彻心扉。

爱若在,又何需那些华丽的点缀;爱若走了,就算赢得了天下,也换不回那令人心碎的倾城一舞。

心灵驿站

不再抱怨

张金刚



打车陪妻子去购物,遭遇堵车,心生烦躁。妻子按捺不住:什么破交通,怎么没人管?我也不耐烦地附和。司机却似乎对此已生耐性,安慰我们:堵车是家常便饭,抱怨不起任何作用,还不如安静听音乐。电台歌曲悠扬动听,心情舒缓了些许。可堵车依旧,妻子又发起牢骚。司机又建议:离商场已不远,与其你们闹心干等,不如下车走过去,还可锻炼身体。一语点开我堵着的心:对呀,走过去!省下抱怨的时间,去听歌,去步行,心静且心安。

生活中,难说事事皆遂心愿。如若

稍不顺便便抱怨丛生,不仅毫无益处,还会让心继续蒙尘,影响问题缓解、心情释怀。其实,面对生活中的不如意,多些淡定坦然,少些抱怨牢骚,静心寻求解决之策,才是必需。

同学小王在机关工作多年。时而忙得晕头转向,“白加黑、五加二”;时而闲得心里发慌,对着电脑不知做啥;工作做好少受表扬,一时疏忽屡遭批评。更因惑的是,埋头苦干远没有投机取巧得到的多,小王叫苦不迭,逢人便抱怨:这样下去非崩溃不可。

抱怨不少,可状态依旧,还落得个爱

抱怨的名声。小王住口了,开始调整自己。工作,问心无愧地尽力去做,不再计较太多得与失,如此便也多了几分从容。业余,散步爬山锻炼身体,陪陪家人享受亲情,读书充实自己。且闲暇中爱上了写作,屡有文章见报。小王省下抱怨的时间,专心工作、丰富生活,渐渐找到了平衡心态的支点。

有一文友,时时为发稿而愁。不发稿,便大呼:怎么老不发稿,看到别人发心里真难受。发稿了,又纠结:怎么老上不了大报大刊。且时常将这抱怨通过QQ签名晒出来,甚至一与文友聊天便大吐心声,寻求解脱。一时,文友们耳根生茧,避之不及。或许她有所察觉,抱怨戛然而止。且签名换成了:不闲聊,不抱怨,不瞎逛;写字,写字,写字。不久,她的成绩令人刮目。

与其抱怨求职屡遭失败,不如省下时间反观来路,降低标准,哪怕只从摆摊做起;与其抱怨菜价走高,不如省下时间开辟屋顶、窗台菜园;与其抱怨需要帮助时别人不慷慨,不如省下时间反思自己为别人做了什么;与其抱怨爱人理解自己,不如省下时间交流沟通,化解矛盾;与其抱怨网速太慢,不如省下时间整理系统;与其抱怨孩子叛逆,不如省下时间多些关爱……

省下抱怨的时间,直面不快,需要忍耐和包容;省下抱怨的时间,寻求应对,需要勇气和智慧。走过去,晴空一片。

因为爱

王国军

是什么时候爱上她的,他已经忘了,他只知道每天活在她的微笑里,那才是他想要的幸福。

他们的认识,是在一个冰天雪地的早上,他问她,她热情地带他去,后来他来了这个城市工作,她便成了他的妻。那时他事业刚刚起步,她的家人都反对,但她还是义无反顾。好不容易,他们有了自己的房子,有了自己的子女,可是如今……他觉得不甘心。

这天他很早就回了家,做好晚饭,他又去接孩子。吃完饭,一家人坐在沙发上看电视,他表现得漫不经心。她看出他眼中的不安,她起身,只是默默地给他倒了杯茶,多年以来,他们养成了一种默契,谁要是心中有事,对方就会给自己倒杯茶,找个倾诉的台阶,可是他意外没说,她也就没问。

晚上,他本想去关灯,被她轻轻扯住了。她说,说吧,我等你这个答案很久了。他叹了口气,他说同事小王的爱情真的很伟大,你不这样认为么?她怔怔地看着他。

知道自己不行了,不忍心拖累自己的妻子,便设计了一场外遇,让女人死了心,从此远离,最终找到了属于她的幸福,他也走得安心。他说。

可是你知道当女人知道真相后会怎么想。她抓住他的手,放在自己的手心,我今天遇到他妻子了,她并不幸福,她很恨他,那种刻骨铭心的恨并不会因为他的离去而消解,只会越来越重。是的,他是得到了解脱,可是她呢,将会一辈子在伤痛中走完自己残缺的人生。你不觉得这样的男人很自私么?因为他根本没想过另一个人的感受,要知道真正的爱,是要两个人一起去面对的,不论幸福还是痛苦。

他沉默了,反反复复地思索着。她温柔地看着他,如果有一天,你也这样,请不要推开我,不仅是你需要我,而且我更需要你。因为,我不仅仅是你的妻子,更是你一辈子和你相依为命的亲人。他无言以对,从公文包里取出化验单,他说,癌。

第二天,他们一起去医院时,遇上了和他同名同姓的老乡,老乡也是来拿诊断结果的,老乡说,原以为我自己没事,一查,竟是晚期。

他住进了医院,她每天都陪在他身边,赶也赶不走,她说,这个世界上,没什么比他更重要的了。他积极配合着医生的治疗,他每一天都快乐,那是在化疗的日子里,也没有低下微笑的头颅。医生说保守一点估计,最少他能挨三年,他拥着她说,两个人一起面对的日子,每分每秒都不会多余。

意外的是,第一个三年他没死,第二个三年,他依然过得很好。再次去医院检查的时候,他得知,他老乡早在六年前都郁郁死去,医生说本以为能拖上这么多年,真不可思议。只有他知道原因,这一切都是因为了她。

后来他干脆开了家心理诊所,登门的人络绎不绝,他总是语重心长地告诉那些和他共同遭遇的人,一个人独自面对疾病和苦难,其实是对对方爱的极不信任。

因为爱,所以愿意和他(她)一起走过人生的苦与难。爱,是两个人的同命船。

连载

俞敏洪口述
在痛苦的世界中
尽力而为



我的名声就出来了。到了1992年,我老婆也从中央音乐学院辞职了,因为我们两人都发现这个培训事业是可持续发展的。当时我想离开北大时,其实我老婆也是反对的,因为北大的工作没有“铁饭碗”,她也不知道我没有创业的能力,有没有管理本事。

我记得当时我开第一个班的时候买了十盒磁带,因为没有英文磁带,就没有办法上课。我教的托福课程最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听力,我得给学生放录音,然后再给他们讲解。当时买了十盒磁带,我记得花了60元。我老婆从王府井和我一直吵到家里,因为她觉得半个月工资没有了。她一次次地问我“你买这么多磁带有什么用呢?”直到我开起了第一个培训班把钱收回来了,我老婆才定心了,觉得我的选择或许是对的。

当我跟老婆说我要辞职时,也是在举棋不定之间,当时还尝试着用北大老师的身份到外面去开班,还是用北大老师这个背景的。所以我老婆总觉得有北大这个“铁招牌”放在那儿呢,也应该很有前途,未必

我老婆是先有生涩的恋爱,再有强悍的婚姻,最后才有温柔的家庭。她当时还是中央音乐学院的老师,我是1991年从北大出来的,她大概比我晚了一年才从中央音乐学院辞职。

我老婆从音乐学院出来后,她就开始管报名、招生、收钱、财务记账等,因为当时教育局每年都要看一下我这个培训学校的账目。尽管有时记不清楚,但是,这个时候一定要有专业的会计了,我老婆就把这些工作承担起来了。

1993年年初,看到我这边干得越来越红火,东方大学的这些教授们就商量说:“是不是我们这个东方大学里面应该让小俞来点股份……他挺能干的,免得他跑了。”这几个老头老太太商量以后,又觉得舍不得了,又跟我说“我们还是继续保持原来的合作模式吧”。这个时候,我的心思开始产生了一些变化,我原来是想出国的,现在来看我就得重新衡量了。第一,招收的班级规模在不断扩大;第二,现金收入在不断增多。人是经不起金钱的诱惑的,尤其是在没钱的时候,所以我觉得这个培训事业不能这样放弃。如

果我最终还是出国,就用“东方大学外语培训部”的招牌再干一年再走。但是当时就出现这样一个问题:我干得越大,他们分成越多,我做得越没有底气,因为品牌做得越大越不是自己的了。东方大学随时都可以收回,当然这些老头老太太为人都很好,老教授了嘛,他们不会说“小俞,我们要收回来了”。但是我总觉得如果再做下去的话,如果我将暂时打算不去美国的话,那么更应该在别人手里了。

如果他们决定给我东方大学30%的股份,我也许就坚持着合作下去了,因为我知道等到他们都退休了,尽管他们持有股份,但是这个学校还是由我来管理的。因为我看了下,他们手下没有接班人,所以如果有接班人的话,唯一的接班人就应该是我。

在1993年年初的时候,他们最终决定了这个股份不能给我,他们原来是商量着说“干脆东方大学让小俞去接了吧”,但是东方大学毕竟是他们自己创造出来的,他们还是舍不得。

他们商量的最后结果是还照原来的样子做就算了,说这样不是和平共处、长久合作嘛。我们每年分点儿成,你就是爱怎么干就怎么干,要盖章的时候,我们就给你盖。但是这种合作,到了1993年已经不是我想的模式了,因为我想要更加长久地干下去。当时没有想到要干18年,只是想着我再干个三五年还是可以,但是我每年把总收入25%分给他们,就觉得不合算了。因为他们除了给我盖一个章,别的支持就什么都没有了。盖这个章表明我做这个事情是合法的,那么我想如果我到教育局去领一个办学执照的话,我本身不也是合法的吗?合法以后,这25%的支出就能省下下来了。那个时候也很心疼这块支出,你要知道,好不容易赚到的钱,结果还分掉了一部分,感觉很难受。但是和东方大学1991年、1992年到1993年,两年半的合作,还是奠定了我管理的基础和办培训的经验。到1993年的时候,一学年已经有上万学生了,同期也有两三千个学生在新东方学。